

楔子 墳前遇奇怪男子

豔陽從林葉間篩落，一地的碎光，柳荒走著踩著，心裡惱著悲著。

冬末的豔陽天，天空是恹地湛藍，彷彿驅散了寒冷，但卻驅不走她內心的寒凍。此處是柳家宗祠，一旁是柳家的族墳，就在三天前，這裡多了一座新墳，葬在新墳裡的，是太醫院柳院使之女柳九，她的九姊。

為什麼九姊死了？她無聲問著。

九姊是整個柳家後院裡與她最親近的庶姊，在姨娘走後，在五姊出閣後，一直都是九姊照顧著她。以往，她總覺得哪怕沒有九姊，她也能將自己照料好，可是九姊走後，她才驚覺想像與事實是不同的，而九姊並非出閣，是遭人害死。

九姊死在宮中的湖裡。

怕水的九姊，哪怕是條小溪都寧可繞道而行，根本不近水，可她偏是溺死在湖中。是誰害死了九姊？她無聲問著，但下一刻腳步驟停，目光落在墳前的身影。

她冷冷地看著墳前男人面無表情的俊臉，然後腳步一轉，走到一旁的樹下坐著，將手上的食盒往地上一擱，抱膝看著那座新墳。

那男人是威鎮侯，是當今聖上的外甥，身世顯赫，在九姊出事之前，他倆一直走得很近，甚至特地上柳府向父親稟報要納九姊為妾。

可惜，九姊福薄。

而他，倒是有情有義，與他們一路從京城送九姊到了梅林縣，守著她的墳已三日。柳荒的目光落在擱下的食盒，裡頭盛裝的是九姊喜愛的醞醃糕，她還特地在上頭加了角麻和桃仁……看著，不禁淚水再度湧上，眼前模糊了起來，她垂首啜泣，瞥見食盒旁有什麼東西被日光映照出光芒。

她抹去淚水順手拾起，瞧見竟是一只耳璫。

耳璫上鑲了顆紅玉，日光下顯得鮮紅璀璨，她正摩挲仔細打量時，眼角餘光像是瞥見了什麼。

她微轉過頭，發現一步外竟躺了個男人，教她嚇得起身就想跑，卻見那人彷彿昏迷了。

「怪了，什麼時候出現的？」她喃喃自問，狐疑地看向四周，半個人影都沒有，這個男人到底是什麼時候倒在她身旁的？

她實在無法理解也不想理解，重要的是，她沒瞧過這個人，他是怎麼進到宗祠裡的？要是被人撞見他倆在一塊，她不管是跳哪條溪都……不對，她會直接被沉塘吧！

這是誰丟來的男人，竟用這種法子害她？

柳荒忿忿不平地正準備走人之際，她剛拎起的食盒卻被拉住，她疑惑地往下一瞧，驚見以為昏迷的男人竟一手抓著她的食盒。

這是什麼搶劫新招嗎？

「放手。」她低斥著。不要逼她喊人，到時候下場堪憂的也有他一份。

「好香……」男人沙啞喃著，從食盒底下抬起了臉。

柳荒不耐地垂眼，適巧對上他張開的雙眼，她驀地倒抽口氣，難以置信這世上竟

有長得這般俊美的男人。

那雙黝黑深邃的勾魂眼，像要將人魂魄攝入般，教她忘了別開眼。

「姑娘，妳可憐我吧，將裡頭的東西賞給我吧。」男人嘴角噙著勾人的微微笑意央求著。

他那溫煦的笑容教柳荒幾乎直了眼，她懷疑天底下有哪個人能夠拒絕這個男人的要求。

雖然心知不該跟個陌生男子交談，但她還是擱下了食盒，出聲問：「你到底是誰，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男人徐徐坐起身，像是沒聽見她的問話，自顧自地打開食盒，拿起醞醅糕就往嘴裡塞，那俊魅的臉上說有多滿足就有多滿足，彷彿嘗到了天底下難得一尋的珍饈美味，這模樣稍稍滿足了柳荒的虛榮心。

就說她小小年紀手藝就近乎無人能敵，是九姊太挑剔。

不過……「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瞪著他一口一口地吃著，她等著他回答。「你不是柳家人，你不該進宗祠的。」

男人意猶未盡地吮著指頭，噙笑問：「還有嗎？」

……算了，她現在走人還不算太遲！

見她連食盒都不收拾就要走，男人趕忙道：「我不記得自個兒是誰，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在這兒，妳說，這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柳荒回頭，瞧他就連面露無奈都恁地俊美無儔，不禁歎了口氣。「不管你是誰，你還是趕緊離開吧，柳家正在辦喪，要是被誤認為盜墓者，可有得你受的。」昨兒個五姊說了，梅林縣東陞的王家宗祠被人盜了墓，還在追查賊人呢……應該不是他吧？

她撇了撇唇，算是盡了告知的義務，他走不走都不關她的事。

男人眼睜睜地目送她離開，好一會才回神，扼腕不已地喃喃自語，「唉，忘了問姑娘的閨名了，下回我要上哪找這般好吃的糕餅？」現在追上去應該不算太遲吧。忖著，他朝方才她離開的方向走去，可這宗祠像座小山丘，加上一見有人他就避，就這樣轉來轉去，轉到最後，別說房舍了，連墳都瞧不見了。

「這是哪呀？」他挑了塊石頭坐下，托著腮很專心地思索，可腦袋裡卻是空白一片，連自個兒是誰都不清楚。

這一坐，坐到天色半暗，忖著今晚要到哪借宿一晚時，卻突地聽見——

「二爺！」

那洪亮的大嗓門在這人煙稀少之地顯得分外刺耳，他懶懶抬眼，就見個年輕男子飛快地跳下馬，像陣風般颳到自個兒面前。

「二爺！還好你平安無事，要不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回府了！」

二爺？「……我？」骨節分明的長指指著自己。

洪臨傻愣愣地瞧著他，分不清他家二爺現在又與他玩哪招，他服侍二爺近二十年來，似乎不曾見過二爺笑得這般慵懶自在。

二爺總是沉著臉，不住地盤算，不斷地防備……他真沒瞧過二爺的笑呀！用力地

再三回想之後，洪臨忍不住打量他，但橫看豎看都是他家二爺，如假包換的二爺呀！

「二爺，你不要緊吧？」他怯怯地問著。要說怪，就怪在二爺那打趣的眼神，絲毫不減的笑意……他家二爺不是這樣的，可那張臉分明就是他家二爺呀！

總不可能在這荒郊野嶺遇見鬼吧！

「嗯……是不要緊，就是……對你沒什麼印象。」雖然這人二爺二爺喚得親熱，他卻是一點真實感都沒有，腦袋沒有半點似曾相識的畫面。

洪臨抽了口氣，臉色瞬間刷白。「二爺，你連我都不識得了？這這這……這得要趕緊找大夫才成，二爺你走不走得動？要不我背你吧。」天啊天啊，真是出大事了，雖說每回遇襲，二爺總是吉人天相地一再脫困，可這次數一多，就連老天都顧不及了。

不過，不管怎樣，二爺摔下山腰卻渾身無傷，只是記不得他而已，說不準一會就想起來，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見他一臉真情誠摯地蹲在面前，男人目光淡淡一掃，慢條斯理地道：「倒是不需要人背，不過……你先說說我叫什麼名字。」雖然他對這傢伙一點印象都沒有，但人家都找來了，說不準他真是他家二爺，先探點底細也好。

「二爺，你不會真是摔壞腦子了吧，你是京城尹家二爺尹安義啊，我是你的隨從洪臨，跟著你快二十年的洪臨呀，你要是真把這些事都給忘了，回去我要怎麼跟老太太交代？」洪臨一張老實臉都快要擠出苦瓜汁了。

「嗯……忘了也無妨，你提點些就成，倒是有一事比較要緊。」

瞧主子的神色認真了起來，洪臨也立刻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，壓著氣音問：「二爺儘管吩咐。」

「這附近哪兒有賣糕餅？」記憶什麼的都不是頂重要的，唯有糕餅才是人生大事。這是他剛才吃過糕餅後，悟出的人生真理。看著洪臨呆愣憨傻的神情，他忍不住再添了句——「我餓了。」

嗯，夠明白了吧，想要他當他家二爺，也得餵飽他肚子裡的饞鬼。

洪臨一雙眉糾結到不能再糾結，張了張口，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。

糕餅……二爺從不吃甜的呀。

誰來告訴他，眼前的二爺到底是不是二爺！

就在馬車停下時，街上買的酥酪糕，全數都進了尹安義的肚裡，當洪臨拉開馬車門，瞧見丟在一旁的油紙袋時，忍不住乾嘔了下。

他已經記不清從梅林縣回京的路上，二爺到底吃了多少各式各樣的糕餅了，他光用看的就想吐了。

「洪臨，方才買的酥酪糕味道不對。」他頗嫌棄地道。

洪臨眼角抽了兩下。「改日再買就是，二爺先下馬車吧。」

「到了？」他噙笑問。

「是，二爺。」

他跳下馬車，看著面前的朱紅大門，門房小廝早已迎了出來，連臉都不敢抬。他不以為意，只是跟著洪臨往裡頭走，就見房舍雕梁畫棟，園林小橋流水，假山崢嶸，處處穿柳渡杏，花香撲鼻，他再不濟，也看得出這確實是所謂的大戶人家。只是一——才剛踏進廳門，怎麼裡頭一張張的臉都像是見鬼一樣？

哪怕只是一閃而逝的驚慌失措，他也瞧得一清二楚。真是有趣的反應啊，不過他現在是搞不清楚狀況的人，只能當自己寄人籬下，也就大度地不跟他們計較了。重要的是——「洪臨，京城裡的糕餅鋪子有幾家？」

洪臨無奈又無力地歎了口氣。「……二爺，先找大夫好不好？」他不是二爺……雖然他頂著二爺的臉，但他真的不是二爺！

第一章 皇商二爺變吃貨

兩年後 威鎮侯府——

一抹纖瘦的身影下了馬車，快速地走進威鎮侯府，猶如識途老馬般地直朝主屋而去，迎面而來的丫鬟皆朝她施禮。

「春喜，夫人在房裡嗎？」近主屋時瞧見了姊姊的大丫鬟，柳芫噙笑問。

「十三姑娘，夫人在書房候著十三姑娘呢。」春喜笑瞇杏眸說著。「對了，廚房的紅棗杏仁糕可以起鍋了嗎？長公主正等著呢。」

「妳上廚房，讓胡大娘拿根筷子插上瞧瞧，胡大娘要說成了那就是成了。」柳芫噙笑解說著，見春喜施了禮朝廚房方向走，她隨即朝書房而去。

「九姊，我回來了。」她一進書房，就見她家九姊正坐在案前看書，和往常一樣，看的不脫是一些醫書，有些還是威鎮侯特地進宮向皇上求來的，她家九姊簡直跟個醫癡沒兩樣，比爹還糟。

但，再糟都無妨，只要九姊能活回來，什麼都依她。

靜靜地坐在柳九的對面，柳芫露出滿足的微笑。有誰想得到，一個死去兩年的人竟能借屍還魂，如此光怪陸離，荒誕不經的事，可她就是信了。

如此擅針使藥解毒的九姊是絕無僅有的，這天底下不可能再出現另一個醫術同樣了得，性情同樣精明的女子，況且就連威鎮侯都認出九姊，她這個和九姊相處了十年的妹妹怎能沒認出她。

而九姊又是何其有幸，能與威鎮侯再次相守，甚至在威鎮侯的相助之下，讓爹答允她以爹的外室之女身分回到柳家，頂了行九的排序，重新成為柳九。

正專注在醫書上的柳九，翻動書頁同時微抬起眼才瞧見面前坐了個人。

「十三，怎麼來了也沒叫我一聲？」

「叫了呢，是九姊不理我。」柳芫無奈地歎口氣。

柳九聽得出她無波的話語中正酸著自己，便闔上了醫書，問著正經事。「五姊那兒怎麼說？」

「五姊說成，她那兒栽種的藥材全都供給咱們，不過她說要炮製的話——」

「我自個兒來就成了，再不然妳幫我。」不等柳芫將話說完，她笑得壞壞地道：

「五姊想再賺我一票炮製的錢，叫她別作夢了。」

大夥都是出生在柳家這個杏林世家裡，藥材如何炮製煎製大抵都知曉，誰都別想佔誰的便宜。雖說她家相公有權有勢有銀兩，但該花不該花的銀兩，她心底可是雪亮得很，畢竟相公的家產是在刀口舔血換來的，要是這一文一錢沒花在刀口上，要她怎麼對得起相公？

柳荒微張的嘴乖乖地閉上了。真不虧是九姊呀，連五姊打什麼如意算盤都知道，既是如此——「九姊應該直接跟五姊談的。」幹麼非得要她當中間人斡旋來著？柳九呿了聲，看著她像是看著個無知的孩子。「妳傻了，我頂著這張臉去跟五姊談？妳以為她會怎麼待我？」

「可是九姊是正式向爹和嫡母敬過茶，也頂了行九排序的，而且我覺得妳回魂的事大可以跟五姊說呀，五姊肯定會信的。」柳家幾個庶姊妹真正走得近的沒幾個，五姊柳堇可以算是少數的一個。

「得了，五姊要是知道是我害爹被解職的，肯定先宰了我。」五姊是個面善心惡之人，那張嘴吐出的沒句好話。

「才不，五姊知道那是嫡姊惹的禍，她也認為爹爹告老還鄉沒什麼不妥，她說這麼一來，金家的人才會離她遠遠的，永遠不會再去煩她。」

這事說來有點話長，簡單的說，她們的嫡姊柳葳原本進宮被封了個昭儀，可誰知道她野心太大，竟想禍害其他嬪妃和皇子，甚至還因而害死了九姊。而九姊在借屍還魂後，和威鎮侯聯手將其揭發，救了皇上有功，可是爹卻受了牽連，被卸下了太醫院院使一職，帶著嫡母回梅林縣老家了。

而五姊是在三年多前，被嫡母賣給了京城富商金爺當妾，進金府不過三天，五姊就被趕出府，至於到底是做了什麼，她們不得而知，只知道五姊離開金府之後，帶著嫡母給的嫁妝兩畝瘠田開始栽種桑棉，如今手上可是管著幾家莊子的地主婆呢，兩年前也開始栽種藥材，品優價高，她當然不願意金家覬覦。而如今柳家出事，金家自然止步，對她而言，勉強也算是好消息。

柳九似笑非笑地睨她一眼。「十三，五姊嘴上說是一回事，心裡想的又是一回事，我和她，不如妳和她那般親近，況且我回魂的事愈少人知道愈好，這可是妳姊夫再三交代的，妳可別犯了妳姊夫的忌諱。」

柳荒想了想才道：「回魂的事可以不提，可是九姊當年走時，五姊可是特地回了宗祠，在妳墳前罵了快一個時辰。」

「我還得謝她咧。」柳九沒好氣地呿了聲。

「要是不相干的人，五姊連句話都不會說的。」

「知道，我還不知道她那性子。」愈是親近的人愈是沒半句好話。「我呢，只要知道她過得好就好，而妳，趕緊著手酒樓開張的事，店鋪妳姊夫都已經替妳打點好，現在只要將食材和夥計們找齊，酒樓就能開業了。」

柳荒沉默了會，才道：「好端端的，為什麼突然要我開酒樓？」雖說她對自己的廚技是頗有自信，但總覺得太突然。

「妳沒自信？」

「我會沒自信？」她忍不住笑了。

兩年前她和九姊進威鎮侯府醫治長公主時，她的手藝就已獲好評，幾個月前她隨九姊進宮熬煮藥湯和甜品時，皇上的寵妃德妃娘娘更是讚不絕口。

「有自信就好，那家酒樓往後就是你的嫁妝，有個體己傍身，他日你出閣時，才不會教夫家欺負。」

柳荒不禁頓住，「九姊，你會不會想太遠了？」

「我能不想遠嗎？十三，你已經及笄了，我能不替你著想嗎？要不你以為我為何要將你留在威鎮侯府？」柳九不禁發噱。

柳荒張了張嘴，最終還是無奈地閉上。

其實她很想像九姊說，依她現在的處境，出閣實在不算易事。九姊以為她身為威鎮侯的姨妹子，就會有一堆人為求親而踩爛威鎮侯府的門檻，可事實上在旁人眼裡，她這個姨妹子住進威鎮侯府裡，等同是與姊姊共事一夫，誰還會上門求親？況且，她還有個禍亂後宮的嫡姊和被解職的爹，這般微妙的身分，根本不會有人想上門求親的，九姊這個精明鬼怎麼就看不透，硬是這般抬舉她？

「橫豎這酒樓的事，是我跟你姊夫都同意的，你看著辦就是，要是短少了什麼只管說一聲，我讓人去打理，你呢，就只能待在廚房，不准在外頭拋頭露面，知不？」

柳九三申五令地囑咐著。

柳荒乖順地點著頭，不忍心告訴她外頭的殘酷現狀，反正等一段時日之後，九姊應該就會發現了，況且，有家酒樓讓自己一展長才，倒也是挺有趣的。

「還有，要是得閒了，趕緊擬些菜單，對了，那道醞醞糕可以當招牌甜品。」

「可是醞醞糕很費功夫。」那是她和九姊都愛吃她才肯做的，要是旁人想吃，她得考慮考慮。

「把價格定高就成了，那道醞醞糕肯定會吸引不少姑娘家。」

柳荒還沒開口，卻突地聽到——

「什麼是醞醞糕？」

一道陌生的男音教柳荒側眼望去，就見個男人不知何時站在桌邊。男人有張異常俊美的面容，唇角笑意帶著幾分溫煦，一身繡紋綠衫，儼然就像是桃花精下凡般，教人轉不開眼。

「……書生，你怎麼來了？」柳九脫口而出。

書生？先別說這人名字古怪，倒是九姊的嗓音怎麼像是顫抖著？柳荒狐疑地望去，就見柳九刷白了臉，簡直像是撞鬼了。

「九姊，這人是誰？」她輕聲問，目光偷偷打量著男人，他也太放肆，不管他是誰，都不該如此踏進威鎮侯夫人的書房裡！

柳九經她這麼一問，不由得狠抽了口氣。「十三，你瞧得見他？」

柳荒秀眉微攏，心裡狐疑著。什麼意思，難道，她不該瞧見他？抑或者，他是個不該被一般人瞧見的……

「柳九，你何必說話嚇自個兒妹子，難道她就不能瞧見我？」書生哧笑了聲，雙手扶著案緣，微微湊近柳九。「我知道你有些話想問我，但你這話要是說得太急，

嚇著了妳妹子可不好了，是不？」

柳荒不語，靜靜地打量著他們，不動聲色地思索著。

柳九嚥了嚥口水，乾笑道：「呔，你知道就好，這下破了我的梗，還有什麼好玩的？十三，妳先出去吧，書生是我的故友，說了這兩天會拜訪我，誰知道一聲不響地進門，我待會好好地訓他。」

「九姊，孤男寡女不宜共處一室。」柳荒淡聲提醒著。

「是是是，我知道，可他……唉，妳別擔心，故友，他是我的故友，妳就先到外頭，我跟他說幾句話就好。」

柳荒聽完，乖順地應了聲便走出門，門外有兩名嬖嬖看著門，一見她出來便低聲招呼問安。

她不禁回頭看了眼。那男人進門必定會遇到這兩名嬖嬖，嬖嬖是不可能不稟報就放行的，可這兩名嬖嬖仿似壓根不知情，難道說那個男人是九姊還魂前相交的故友？

九姊的寢房外，入夜之後必定有侍衛站哨，她因覺得古怪而探問，威鎮侯卻道九姊回魂時身邊曾跟著陰間鬼差，他差人站哨就是想藉著陽氣來防鬼差搶了九姊的魂，而那個人該不會就是威鎮侯說的陰間鬼差吧？

書房裡——

「書生，你給我說清楚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為什麼我家十三瞧得見你？」柳九壓低嗓音質問。

這人，可不是普通人，他是陰間文判！陽間人看得見他時，便是死期已近，這是她剛回魂時幾次經歷確定的，可偏偏剛才十三瞧見了他，要她怎能不心急不擔憂？想滅了他的心都有了。

書生瞅著她，低低笑著。「我說柳九，妳何時膽子這麼大了，見了我不懼不怕，一臉想將我挫骨揚灰樣？」

「十三是我唯一的妹子，她要是出事……說呀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！」要不是怕驚動外頭的人，她真是要拍桌質問了。

「呔，妳擔心什麼？我以實體現形，任誰都瞧得見我。」

「……真的？」柳九水眸一轉，微鬆口氣後又問：「那麼你特地前來又是為了什麼？不會是跟十三有關吧？」

她可是沒錯過他不住打量十三的目光。

「她？」書生煞有其事地沉吟著。「要這麼說……好像也成，可真要說她，又覺得不那麼妥當。」

面對書生惡意的繞口令，柳九緩緩吸了口氣，穩了心緒後才擠出和氣生財的笑臉問：「書生，我是認為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你既然特地來找，肯定是有我幫得上忙之處，倒不如說出來，咱們商議商議。」

書生笑邪了桃花眼。「妳近來是越發的聰穎了。」

「好說好說。」老是面對這些牛鬼蛇神，不精明點怎麼活。

「其實這事妳肯定能幫。」瞧她耐著性子等下文，他惡意地把話拖得更慢。「這事簡單，不過就是想跟妳借個地方，讓我住上一陣子。」

柳九笑意不減，眸子轉了又轉，謹慎地問：「書生特地上陽間到底所為何事？」

「倒也沒什麼事，不過是找人罷了。」

「……找誰？」

「這事倒不需要妳操心，這人我已經找了五百年了。」意指絕對是與她不相干之人。

柳九不著痕跡地吐了口氣。找了五百年……那還是人嗎？但反正是與她無關的人，這事確實不需要她操心，而他說的事更是好辦，賣他個人情，日後要是有什麼事需要他幫襯，他肯定閃不了。

「我明白了，要是書生需要安身之處，我可以讓我相公幫書生找一處安身。」

「不用麻煩，我挺中意這威鎮侯府的。」

柳九臉上笑意隨即僵硬起來。「書生，我倒是認為人鬼殊途，你上陽間理該離群索居較合適。」

她家相公見過他，對他可是敵意滿滿，兩人要是碰頭，不小心掀起一場腥風血雨，這日子是要她怎麼過。

「柳九，不想知道小青過得如何嗎？」他懶懶地笑問著。

柳九頓了下，放輕了嗓音問：「我娘還好嗎？」

她幼年喪母，可是娘親卻一直守護在她身邊，更在她死時，將她魂飛魄散的魂魄找齊再推進現在這副軀殼裡，教她得以借屍還魂，直到確定有人能照料她，才終於甘願下黃泉成為擺渡者，以還書生縱容其十多年逗留人間的恩情。

「說來也是命運安排，上回我上陽間尋人，卻先遇到了小青，那傻娘子央求我讓她守在妳身邊，直到妳長大成人，那年妳才五歲大呢，可瞧她那傻勁，加上答允當忘川擺渡人還恩，橫豎原本的擺渡人要卸職投胎了，我便允了，可誰知道十年後妳卻遭人殺害，我又答應她去尋找妳的魂魄，甚至答應她助妳借屍還魂，一路到了現在……這恩情真是難算了，不過我這人也不是鐵石心腸，至少也講道義的，她如今在陰間過得還不錯，有我照拂著，誰敢動她。」

聽至此，柳九忍不住歎氣了。說到底，就是要跟她討人情就是了！

「書生，好歹你也給我一點時限，否則我要怎麼勸我家那口子。」

「我也想給妳時限，可偏偏那人已經消失了五百年，我時不時上陽間尋找，卻是遍尋不到他的身影，這事我也頭痛。」書生雙手一擺，十分誠意地表達他非惡意整她，實是狀況不是他能掌握的。

「那人到底是誰？非找著不可嗎？」她忍不住好奇了。

書生似笑非笑地看向窗外美景。「都找了五百年了，當然得要繼續找。」

柳九深知他是不可能透露更多，而且也鐵定趕不走他了，卻不知道該怎麼跟她家那口子提起這事……唉，好日子都還沒開始，怎麼烏雲又罩頂了？

「找到之後，非要給他一頓飽拳不可。」最終，書生噙笑說著。

遠處，有人打了個噴嚏——

「哈啾！」

城東尹府主屋偏廳裡，傳來響亮的噴嚏聲。

尹安義揉了揉鼻子，將吃到一半的酥酪糕塞進嘴裡，隨口道：「有人罵我。」

「二爺多想了。」洪臨歎了口氣，遞上了手巾。

尹安義接過手，優雅地拭了唇角，順便擦了手便往桌面一擱，面露遺憾地道：「素娘的手藝確實是不錯，但為何總是差了那麼點味道呢？」

站在身側的洪臨嘴角抖了兩下，已經想不出任何話應答了。

素娘，是他一年前結縭的妻子，還是二爺作的媒。至於二爺怎會福至心靈地作媒，原因就出在素娘有雙巧手，有做得出可口糕餅甜點的好手藝，才會教二爺硬是向老夫人將素娘給要來。

是的，素娘本是老夫人身邊的二等丫鬟，是尋常替主子們或辦宴時做糕餅的。想當年二爺剛回京，吃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糕餅鋪子後，毫不掩飾滿臉的不滿意，直說要再回梅林縣，還是老夫人派出了素娘才勉強將二爺給留在京城的。

為了讓素娘得以為己所用，還逼迫他非娶不可……雖說下人們的婚事是由主子作主的，但好歹先問過他呀，怎能趕鴨子上架。

所幸，素娘的性情還不錯，兩人相處還算融洽，尤其在二爺拿出體己開了家糕餅鋪子交給素娘打理後，他們夫妻倆感情更好了。

「對了，素娘呢？」尹安義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應該還在鋪子裡吧。」洪臨想了下。

「是嗎？」他喝了口茶，語氣還是那般漫不經心，但目光瞄了他一眼。

「不是嗎？」洪臨有些疑惑。

聽完，尹安義歎氣了，朝他擺了擺手。「再去幫我拿兩盤酥酪糕，雖說不怎麼對味，但勉強湊合也是成的。」

洪臨忍住了乾嘔，待反胃感稍緩後，才道：「二爺，你不能老是吃些糕餅充饑，這一日三頓膳食也要多少吃點才成，否則往後我就讓素娘再也不做糕餅，屆時可別說我沒警告二爺。」

尹安義認真地聽他說完，懶懶抬眼看著他，黝黑深邃的眸噙著笑意，但不知怎地就是教人不由自主地打顫。

「……我隨便說說而已，怎會不讓二爺吃糕餅呢？只是三餐膳食也得吃呀，總不能每日都吃那些甜食，二爺……我去拿。」話說到最後，終究是被那雙黑眸裡潛藏的無形壓力給逼得移開步子。

尹安義瞧他走遠，才無聲歎了口氣，起身走到廳外，放眼望去，園林造景雅致，假山傍溪，倒是挺詩情畫意的，然而再美的景致看了兩年之後，任誰都會無感。收回目光，朝廳旁的長廊走向通往北苑的腰門，他一路暢行無阻，避開了房外的嬾嬾丫鬟，繞到了後頭，聽著房裡的交談——

「二爺還是老樣子，整日就等著糕餅吃。」開口的人正是洪臨以為在鋪子裡的妻子素娘。

坐在榻上的尹老夫人羅氏，拿起茶蓋揩去茶沫，嗓音帶著幾分哀切。「這孩子也不知道是遭誰給害的，去了趙梅林縣，回來就變了個人。」

「老夫人別擔心，二爺雖老是討著糕餅吃，可瞧起來心智並無大礙。」素娘神情跟著悲切起來。

「兩年前大夫診治後也說無大礙，就是丟了記憶罷了，可任誰都能丟了記憶，他可不能，他是皇商，經手的可是宮中的買賣，如今兩年過去，他的記憶壓根沒恢復，這重擔不得已交到了三爺手上，就怕族中耆老以為是我趁機奪權，殊不知我日夜都盼著二爺能恢復記憶。」羅氏說到最後，拿起了手絹拭著眼角。

房裡的嬤嬤丫鬟聞言，莫不一個個安慰著。

「老夫人，耆老們不會這麼想的，畢竟這事是二爺允的，二爺自個兒也說了，他沒了記憶什麼都辦不了，要倚靠三爺的。」素娘柔聲安撫著。「如今三爺也做得有聲有色，耆老們還能說什麼。」

「說的是，那孩子倒沒教我失望。」聽到這兒，羅氏才破涕而笑，狀似有些難為情地笑著道：「喏，嘗點糕餅吧，聽說是長春街那頭新開張的酒樓做的糕餅，一些千金閨秀都說與眾不同，妳也嘗嘗，改日也給二爺做點不一樣的。」

素娘應了聲，房裡的丫鬟嬤嬤提了別的話題，一夥人說說笑笑，素娘待了一會，拿了幾塊小巧糕餅包在手絹裡才退下。

一路走往主屋腰門，後頭突地傳來熟悉的嗓音——

「辛苦妳了，素娘。」

素娘回頭望去，朝尹安義福了福身，神色壓根不意外，只因每月月初都是這樣的。

「哪兒的話，不過是老規矩了。」當初老夫人會把她交給二爺，一來是倚仗她的手藝，二來是要她充當眼線，幾天就把她找來問過一回。

教她意外的是二爺竟早有防備之心，拿了家糕餅鋪子收買她，好讓她在老夫人面前將他說得無害。唉，這也不能怪她貪心，畢竟她在府裡不過是二等丫鬟，哪有什麼前景可言。雖說眼下二爺是失勢了，但二爺畢竟是個正主子，改日要是恢復記憶了，權勢還不是得交回二爺手中。

「等等，我聞到一股似曾相識的味道。」尹安義走近她時，突道。

素娘眼角抽了兩下。「二爺的鼻子可真是靈，方才老夫人賞了我一些糕餅，說要我嘗過之後給二爺變個花樣。」說著，將糕餅捧遞出去。

「哪來的？」他一翻開手絹，裡頭擱著四塊小糕餅，約莫就是一口一塊的分量。

「老夫人說長春街那頭新開的酒樓。」見他拿起就要嘗，素娘趕忙阻止。「二爺，回房裡再吃。」

尹安義呿了聲，還是忍住了慾望。「對了，妳那些酥酪糕味道不怎麼對。」

素娘忍不住想翻白眼了。「又是哪裡味道不對了？」

她花費快要一年的時間，終於抓到了二爺的口味，知曉二爺偏愛奶味糕餅，所以便從酥酪下手，可這酥酪她都已經不知道做了多少回，從羊奶、馬奶、牛奶全都

試過了，偏偏就是不對味。

「不知道，就覺得不夠濃，少了點什麼。」

「哪能再少什麼？酥酪大抵就是那幾種做法，難不成要我試人奶？」

「成嗎？」他滿臉認真地問。

素娘頹喪地垮下肩。

其實，她是有點懷疑二爺不但失了記憶也撞壞了頭，要不怎會聽不出她在酸他？可說他腦子壞了，偏他又懂得防備老夫人……也對啦，瞧瞧主屋這頭壓根沒什麼下人走動，真正近身服侍的也就她相公一人，想也知道老夫人是故意冷落二爺，把人給一個一個地抽走，不過倒也沒聽二爺抱怨過。

「二爺，你是跑哪去了？讓我去拿酥酪糕，你人倒是不見了，也不差人跟我說一聲，就不怕我擔憂嗎？」洪臨在長廊那頭走來嘴裡不住地叨唸著。

「唉，把妳配給他，妳可怨我？」尹安義難得愧疚的問。

真不是他要嫌棄的，洪臨真的不是個普通話癆，哪怕他一聲都不吭，他也能一個人叨叨絮絮地唸個沒完。

一個洪臨就夠他受的了，要是再塞兩個像洪臨的貨色給他，他會選擇離開尹府。

「……」素娘無言。

「二爺手上拿的是什麼？」洪臨快步走來，瞧見他手上的糕餅，眉頭一皺，忍不住又叨唸了起來。「二爺呀，素娘不是已經做了很多酥酪糕了，怎麼你手上還有其他糕餅？就跟你說這些糕餅不能吃那麼多，你的三頓膳食……」

尹安義自動地把耳朵關上，拿起糕餅塞進嘴裡安撫自己，豈料這糕餅才一入口，瞬間化在他的舌尖上，那綿密柔滑的口感，比酥酪更濃郁的奶香，教他一把將洪臨推到一旁，沉聲問著素娘。

「素娘，這打哪來的？」

素娘無奈地抽了抽眼皮。「二爺，剛才不是跟你說了，是長春街那頭新開的酒樓賣的糕餅。」

「酒樓是什麼名？」

「老夫人沒說。」

「去問，快！」尹安義沉著臉道。

難得見到尹安義板起臉，素娘心中一抖，趕忙提著裙襬往回跑。

呼，二爺向來笑臉迎人，沒有架子脾性，有時笑得極溫煦無害，累得她跟洪臨一般說起話來沒分寸，幾乎快忘了他是主子。

可方才他那眉眼一沉，不兇不惡，卻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教人心底怕著。

然而，素娘一走，尹安義神色隨即一轉，笑得那一整個春光明媚，百花盛開，猶如豔陽四射，教洪臨傻了眼。

找到了！他魂牽夢縈的滋味，彷彿惦記了幾百年，在心版上抓著撓著，存心不讓人安生，如今找著了，猶如無止盡的黑暗終於見到一絲光線，尋著光線，他即將得償所願……

想到最後，尹安義揚起濃眉思索了下，不禁想，是不是太誇張了些？不過就是找

到一道好滋味，怎麼卻像是他死也瞑目。

走在長春街上，洪臨臉色青白，厚實的唇緊抿著，忍住一波波反胃的嘔吐感，而那個導致他如此的始作俑者卻像沒事人般地走在前頭。

「洪臨，再往前還有酒樓嗎？」尹安義閒散走著。

「……小的也不清楚。」他希望沒有。

尹安義回頭睨了他一眼。「身子不適？」

「有點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……太飽了。」

「咱們今日走了四家酒樓，可吃的只有我，為何你會太飽？」尹安義滿臉狐疑問著。

「聞飽了。」他一連聞了四家酒樓裡的各式糕餅，能不飽嗎？

說什麼長春街新開的酒樓……一上街才知道長春街新開張的酒樓竟然有好幾家，這樣沿路找，簡直是要他的命！

尹安義搖頭連嘔了幾聲，看他的眼光像是看個無知的孩子。「竟然連美食都不懂得品嚐，你還活著做什麼？」

洪臨聞言，不服氣地道：「當然是保護二爺！」

尹安義看他的目光充滿憐憫。

一個不知人間險惡的老實青年，到底是要拿什麼保護他？他和他那個老實派的總管爹，壓根不明白最險惡之人就在尹府裡，甚至看不懂這大宅裡的爭鬥，那個姨娘抬成續弦的老夫人擺明了就是要弄死他，好讓自個兒的兒子上位，他若不裝瘋賣傻，恐怕就連糕餅都沒命可吃了。

在尹府待了兩年，哪怕一點記憶都沒恢復，但他就是能肯定他絕對不是尹家的正牌二爺，就因為寄人籬下，所以他也乖順地不與人爭，橫豎原本就不是他的，他沒興趣拿，更不會碰。

只是，這安逸日子過久了，除了糕餅能吸引他，還真不知道他活在這世間到底有何樂趣。

當人啊，怎會如此乏味？

「兩年前讓二爺出了事，我至今還反省著，但我發誓，絕不會再讓二爺涉入險境。」

洪臨漲紅臉說著。

尹安義忍不住歎氣了。瞧，他還在提兩年前的事，只覺得兩年前的事才是兇險……真是個可憐的孩子。

「二爺，你是不相信我嗎？這真不是我要自誇的，我的武藝是一等一的強，當年武師傅教導過的所有孩子，唯有我的資質最高，而且……」

尹安義掏掏耳朵，懶得聽他偏離正題的發言，舉步尋找著他魂牽夢縈的糕餅。

唉，哪有人買糕餅卻不知道酒樓名的？累得他從長春街頭開始找……嗯，那頭還有家千風樓，門面挺新穎的，咦……門口那位擋著姑娘家上馬車的無恥男子，不正是他家三弟嗎？

第二章 終於找到那一味

「小姑娘要上哪去，在下可以送妳一程。」尹安道左擋右擋，硬是不偏不倚地擋在柳荒面前，後頭還跟了幾個侍衛家丁。

頭戴帷帽的柳荒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隔著帷帽瞪著造次放肆的男人。

這人簡直是無恥至極，她才剛踏出酒樓，便被他擋住去路。

柳荒正不知道該怎麼脫身時，馬車上的柳堇走了下來，柳荒心裡不禁哀哀叫，待會肯定要挨一頓罵了。

「又一個美人兒……」尹安道讚歎道。

哪怕同樣戴著帷帽，可他這雙眼利得很，能透過帷帽一觀美人兒容貌……他今兒個可真是走運了，一箭雙雕！

「這不是三弟嗎？」

另一個男人低沉的嗓音響起，柳荒微抬眼，就見眼前的登徒子轉過身去，柳堇隨即趁機一把將她給拉上馬車。

尹安道見是他那兩年前壞了腦袋的二哥，正打算開口打發他，聽見馬車駛去的聲響，一回頭，見兩個美人兒已經上車走人，惱得他劈頭就對著他發火，「二哥，你好端端地不待在府裡安養，到外頭做什麼！」

最氣人的是還壞了他好事！那小姑娘剛從酒樓裡走出，哪怕戴著帷帽，他還是瞧得見她細緻秀麗的五官，尤其她一身纖柔體態，教他瞧得心底都快冒火了，還沒問出是哪戶人家的千金閨秀，人就這麼跑了！

「怎，我不能到外頭走動走動？」他安分了兩年，如今不過是頭一回逛大街，被軟禁得還不夠嗎？

「你八成是到外頭找糕餅吃的吧？」他故意提高聲調說，惹來路人注目，身後的侍衛更是掩嘴低笑，畢竟一個大男人嗜吃糕餅，傳出去實在不怎麼光彩。

洪臨聞言，雖有怒火，但也認為男人嗜吃糕餅真不好說，一時反駁不了。

「是啊，我就是來找糕餅吃的，三弟陪我一道吧。」尹安義壓根不覺被羞辱，畢竟糕餅是他活下去的動力，何來可恥的說法。

「要吃你自個兒去吃吧。」說著，從袖袋裡取出了一兩銀子就往地上一丟。

洪臨難以置信地瞪著尹安道的舉措，更擔心他家二爺真會傻乎乎地彎腰去撿，然就在這當頭，他聽見他家二爺開口了。

「撿起來。」

尹安道橫眼瞪去，卻見尹安義臉上浮現教人頭皮發麻的笑，一雙眸子教人莫名膽顫心驚，逼得他只好朝身後擺了擺手，讓手下替他撿了回來。

「二哥，我怕你出門帶得不夠，這一兩銀子你就拿去吧。」雙手把銀子規規矩矩地遞了出去。

「確實不怎麼夠，再多給些吧。」尹安義笑瞇眼道。

「……」尹安道從荷包裡掏出一半，全都遞了出去。

「走吧。」尹安義掂了掂銀兩，狀似親熱地往他肩上一勾。

「去哪？」

「正午了，難得咱們兄弟在外碰頭，一道用膳吧。」

「不用了，二哥自個兒……」尹安道本要試著掙脫，可誰知道尹安義的臂膀像是銅牆鐵壁般箝住了他，他只能很丟臉地被拐著進了酒樓。

更丟臉的是，這家新開張的千風樓最有名的是藥膳，可他家二哥一進門卻是點了一堆糕餅。

「二哥……糕餅不需要上個十碟吧。」試想，兩個大男人坐一桌，桌上擺著十碟糕餅，這事要是傳出去，他還要不要做人？

可瞧尹安義壓根不肯退讓，他趕忙抓住小二加點了幾樣菜。「再來幾樣大廚的招牌。」

「這位爺兒，咱們大廚拿手的有人蔘滋補盅、理氣白玉蹄、南瓜八寶飯……」

「都上都上。」尹安道不耐地喊道，只要別讓桌子只擺著糕餅就成了。

「馬上來。」小二笑臉招呼著，朝另一頭招著手。「給兩位爺兒上茶。」

小二一走，立刻有其他的跑堂湊向前倒茶水。

隨後，這一桌冷場了。

尹安義沒意願攀談，隨意打量著千風樓裡的擺設，而尹安道乾脆托腮轉到另一頭，瞧見鄰近幾桌人的衣著打扮，不禁面露興味，脫口道：「這千風樓肯定有來頭。」

尹安義順著他的目光望去。「怎麼說？」

尹安道睨了他一眼，本要嘲笑他有眼無珠，傷腦又失憶，但一觸及他噙笑目光裡的冷冽時，隨即擠出笑臉道：「二哥是失憶所以忘了，瞧，坐在那桌的不就是玉商賀家，同桌的還有米商林家、布商王家，而再過去那桌，瞧那腰間綬帶，肯定是個朝中高官，而同桌的必定是同儕，教人不禁好奇這千風樓的老闆到底是什麼來歷。」

瞧瞧，光是一樓就已是座無虛席，還見跑堂的直往樓上送菜，才開張的酒樓就能引得高官達人上門，算是相當了得了。

「重要嗎？」尹安義又問。

尹安道本要低斥他無知，但那雙該死的眼就是教人打從內心一陣冷，硬是逼得他緩了語氣，溫和地道：「其實也沒什麼，說說而已。」

可惡，二哥以往的眼神就是這樣嗎？雖說二哥性情本就偏冷，但再怎麼冷也不至於教人莫名生懼，如今就是笑臉迎人，仍有股教人不得不屈服的威儀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二哥該不會是要恢復記憶了吧……得跟娘說說才成。

「我對糕餅比較有興趣。」要不是人多，他真想趁這空檔要洪臨到前頭探探是否還有其他新開業的酒樓。

尹安道轉向他瞧不見的角度，鄙夷地嗤笑了聲，適巧瞧見小二端了壺茶過來。

「這壺五味茶是小店贈送，兩位爺兒嘗嘗。」小二見桌上的茶水都未動，就知道兩位出身尊貴，一般粗茶是不入口的，便動作俐落地替兩人倒了茶。

尹安義嘗了口，滿嘴藥膳味，辛甘酸苦鹹全都具備了，難怪說是五味茶，不過酸甘兩味較突出，在喉頭處微微回甘帶酸，在這春末夏初之際，倒挺合宜的。

小二見尹安義頗滿意，隨即笑道：「咱們大廚說了，春天補肝，夏天補心，秋天補肺，冬天補腎，這滋補也得看天候，喝茶更得看時節，兩位爺這時節來，咱們供應的有五味茶、六合茶、提神茶和安神茶，約莫再半個月，咱們還會配合時令，再加上蓮子冬瓜湯和紅豆苡仁湯等等，屆時還請各位爺兒務必前來嘗鮮。」小二口條分明地解說著，一邊倒茶的動作也不疾不徐，講究優雅。

「那糕餅呢？」尹安義笑問著，當沒瞧見尹安道嘴巴歪了兩下。

「爺問到點上了，這茶點甜湯都如此講究，更別說是糕餅、藥膳了，咱們大廚的食譜琳琅滿目，四季品味皆不同，屆時爺兒們一一嘗過了，就知道小的所言不假。」就在小二講解完畢時，糕餅也適巧上桌了。

有那黃澄透明的桂花糕，像是染黃的冰塊裡包裹著花兒，晶瑩剔透得教人食指大動，更有那層次分明的椰汁紅豆糕，碟子一上桌，彈牙般地顫動了兩下，還有印壓出牡丹花樣的山藥糕，秀美如畫，光是擱著就賞心悅目，教人讚歎不已。

然而，瞬間攫住尹安義目光的是最末擱下的糕餅，看似通體玉白綿密，上頭撒上了人蔘果和核仁，他二話不說地取了一塊入口，黑眸瞬地一亮，大手抓住小二便問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爺兒真是好眼光，這道醍醐糕可是咱們大廚的功夫菜，今兒個是大廚心情好才做了一小籠，明日後日肯不肯做還是一回事呢，實在是太費功夫了。」小二簡直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可見早已將廚房裡所有的菜單都摸熟了。「而今天醍醐糕就剩這一碟了。」

「醍醐糕……」他啞聲喃著。

就是這個味道，教他一嘗就牽腸掛肚忘不了，這般折磨人的好味道，終於教他給找著了。

「不就是塊糕餅，倒說得一盤學問了。」尹安道嗤笑了聲。

「這位爺兒有所不知，這醍醐糕做法確實是繁瑣複雜，大夥都知曉牛乳成酪，卻不知酪成生酥，生酥成熟酥，熟酥成醍醐，這醍醐是酪之上品，是用牛乳反覆煮、濾來著，爺兒嘗一口便可知跟其他糕餅鋪子所售的酥酪完全不同。」

「是嗎？」尹安道拾起最後一塊，尚未就口，手就被轉了個方向，醍醐糕被叼進了尹安義的嘴裡。「二哥……」人家都說得天花亂墜了，他這付錢的大爺嘗一口都不成嗎？

「小二，能否引見大廚？」那入口即化的芳香濃郁教尹安義立刻有了主意。

「爺兒真是對不住，咱們大廚是不見客的。」

「你們大廚姓啥叫啥，家住何方？」他不死心地再問。

「這……」小二面有難色地沉吟著。

「二哥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不過是嘗道糕餅也審問起人家家世來了？」

「我是想將大廚給聘回府裡。」

小二聞言展眉一笑。「爺兒，那是不可能的。」方才還摸不透這爺兒的想法，教他不敢透露太多，如今知曉他的打算，這倒好處理了。

「價錢都還沒開呢。」

「爺兒，這不是價錢的問題，而是咱們家大廚乃是威鎮侯爺的姨妹子柳十三姑娘，如此尊貴的身分豈會教人給聘回府呢。」小二含笑地把話說得委婉。原本是不想把話說白的，但這兩位爺兒不像是一般商賈，還是將侯爺搬出來擋一下較妥，省得之後他們到千風樓堵十三姑娘。

尹安義噙笑點著頭，心想原來她名叫柳十三呀，兩年前那個嬌俏的小姑娘。

「啊……威鎮侯的姨妹子啊。」尹安道連連咂嘴。

尹安義涼涼看他一眼。「你識得？」

「不識得，不過……」尹安道想了下，擺手讓小二先退下。「二哥，那是威鎮侯的女人，碰不得的。」

「不是說了是姨妹子？」

「呔，那是他們自個兒說的，可有腦袋的都弄得明白這個中蹊蹺。」尹安道左看右看，確定沒人注意這兒才壓低嗓音說。

「什麼蹊蹺？」

「二哥，你真的是腦袋壞了，仔細想想，有人會娶了姊姊還將妹妹給帶進門的嗎？這不是擺明了姊妹共事一夫？」天啊，二哥腦袋真是壞得徹底了。

尹安義不禁回想起那張嬌柔卻偏冷的面容，可以想見過了兩年，正是含苞待放之齡，會是出落得何其嬌豔，不過——「威鎮侯又是什麼人？」

誰的女人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看上她的手藝了，如今再嘗，手藝更勝以往，而方才幾口壓根解不了饞，要是得不到她，豈不是要憋死他了！

尹安道拍著額，滿臉同情地看著他，然一觸及他的目光，隨即轉而瞪向桌面的糕餅，解釋道：「二哥，威鎮侯花世澤的娘是長公主，是當今聖上的姊姊，換言之，威鎮侯是聖上唯一的外甥。」

「很有權勢？」他問著，慢慢地朝桌上的糕餅進攻。

尹安道無聲咒了一句，要不是太怕他的眼神，真想狠狠罵他一聲蠢。「二哥，那是皇親國戚，還不算有權勢？況且，約莫兩個月前，威鎮侯偕其妻解決了後宮鬥爭一事，還順便擺平了朝中黨派，如今可說是權傾一方，你說有沒有權勢？」

尹安義微閉著眼，享受著滿嘴紅豆與椰汁交融的甜潤滑膩，半晌才問：「所以，你認為有什麼方法讓我聘他的姨妹子當廚子？」

原來，她拿手的不只是酥酪，就連其他糕餅都是一絕呀，這要他怎能放手？

尹安道無力地閉了閉眼。「二哥……不可能的。」他說了老半天，他到底聽進去了沒有？「威鎮侯之妻柳九醫術了得，專治婦科，後宮嬪妃多倚仗她，而柳十三可謂是食醫，以藥膳調理聖上與嬪妃，就連長公主據說都被調理得容光煥發，年輕了二十歲，你想，人家會到咱們家當廚子？」

或許對別人而言，皇商確實是挺了得的，可皇商不是官，不過是平頭百姓罷了，

他這壞了腦子的二哥未免也太抬舉自己了，他敢說，他還不敢聽咧。

尹安義又嘗了塊綠豆甘草糕，淺勾笑意點頭道：「確實是挺懂藥理的，將解毒湯都做成糕餅了，如此聰慧的姑娘真是少見。」

口感綿密細軟，甜而不膩且齒頰留香，他嘗著嘗著，覺得自己都快醉了，心更癢了，滿腦子只想著非她不可。

這無趣的人生有了她，才能算是真正活著呀。

尹安道抽動眼皮，懷疑自己分明是對牛彈琴。「橫豎絕無可能的，二哥，你死了這條心吧。」

「三弟，我一直覺得你能將生意打理好，該是相當聰明的，難道真是一點法子都沒有？」尹安義嘗完最後一塊山藥糕，帶著幾分意猶未盡地吮了吮指尖。

迷湯誰都愛喝，尹安道聽他說自己聰明，便低頭想了想，嘿嘿惡笑兩聲，湊近他道：「二哥，倒也不是真的沒法子，不過這法子有點險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

「找個法子壞她清白，鬧得眾人皆知，就能把她給娶回府裡。」說著，他都忍不住笑了。

對，壞了柳十三的清白，他這二哥就準備死在威鎮侯的刀下吧，往後他就不需要再提防他恢復記憶，這招借刀殺人還真是不錯。

尹安義微揚濃眉思索著。娶妻嗎？他沒想過要娶妻，但這不失個好法子，要是真能迎娶她，往後他不就有享用不盡的糕餅了？

難得了，這蠢蛋三弟也有派得上用場的時候。

威鎮侯府。

「有人堵十三？」柳九驀地從醫書裡抬眼，瞪著正瞋瞪著柳董的柳芄。「十三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就……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聽九姊的話，出外都戴帷帽的。」柳芄委屈地垂著眼，卻又偷偷地瞪向告密的柳董。

太不講道義了，回府的路上她一再央求五姊，五姊也明明答應她了，結果還是把這事告訴九姊。

柳九微眯起眼，思索了下。「十三，妳這幾日都別出府，我讓人先去查查那人的底細，咱們再作打算。」

真是麻煩，柳家專出美人，好比柳董豔如梅，柳芄秀如蓮，深蘊著一種孤傲，偏偏男人最無法抗拒的就是這種美人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她才會要十三出門戴帷帽，可誰知道登徒子還是找上門。

「可是咱們酒樓才剛開業……」

「妳就把一些菜單交給裡頭的二廚打理，暫時先如此。」

柳芄聽完不禁微抿起嘴，這是她頭一回執業掌廚，都還沒聽聽一些客人的想法便

要將她禁足，實在是……想了想，不禁又偷偷瞪了柳堇一眼。

「妳那是什麼眼神？妳九姊這麼處理是為了妳好。」柳堇沒好氣地道。

「我哪有什麼眼神……」反正她們欺負她最小就是了。

柳九瞧兩人逗嘴逗到用眼神無聲交流著，思索了下，道：「五姊，時候不早了，留下來一道用膳吧。」

柳堇淡淡看她一眼。「不用了，我趕著回莊子，田裡有些農活得忙。」

「五姊，我燉了富貴九頭鮑，掂掂時間也差不多了，不尝尝很可惜的。」柳堇親熱地挽著她。

「九頭鮑又不是什麼稀奇玩意兒，改天拿到一頭鮑再跟我說吧。」

「五姊，妳不懂，這九頭鮑彈牙多汁，絕對不是一頭鮑能相比的。」

「下回吧，莊子裡的農活，有些事我不在不方便。」柳堇淺露笑意，朝柳九欠了欠身。「夫人，我先退下。」

柳九微蹙起眉頭。「五姊，咱們是姊妹，不需多禮的。」叫她一聲夫人，到底是要讓彼此搞得生疏。

柳堇朝她客套地點了點頭，便先行退出房門外，柳堇見狀，忙道：「九姊，我送一下五姊。」

房外兩名丫鬟隨即朝兩人福了福身，柳堇往長廊前後一瞧，拉著柳堇走遠了，才低聲道：「威鎮侯府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柳堇眨眨黑白分明的大眼。

「沒事會在侯府裡置那麼多侍衛？」更誇張的是，在柳九的寢房書房，約莫就是她的活動範圍裡，根本就是佈下了重兵。

她今日是去酒樓找十三，見她被登徒子騷擾才陪著一道回來，這是她頭一回來侯府，但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。

「呃……」她該從何說起呢，因為打從那位書生在侯府住下後，姊夫就從宮中調派出一支禁軍了。

「是不是之前威鎮侯和夫人聯手查辦了後宮一事，招惹了什麼麻煩？唉，真是麻煩事，我的身分又不適合把妳接過去住，可妳住在這兒更是大大的不妥，妳當初怎麼不跟爹回梅林縣算了？」

「九姊怕我被母親給欺了，怕我及笄了，母親會隨意地發派我的婚事。」柳堇低聲說著。

柳堇聞言，幾不可聞地歎了口氣。這盤算倒也有所依據，畢竟她就是嫡母狠心給賣進金府當妾的，哪怕她早已離開金府，可名義上她還是那金大爺的妾，想起來就覺得嘔，說不怨嫡母都是假的。

「不過，她怎會知道母親的性情？不是說她是外室生的，一直都住在梅林縣？」柳堇不解的問。

「嗯……八成是有所耳聞吧。」柳堇的頭愈垂愈低，真怕五姊打破沙鍋問到底。她的表情拿去騙騙外人綽綽有餘，想騙自己人，她的道行明顯不夠高。

「怪了，為什麼我老覺得妳跟她親近得緊？」柳堇眯起漂亮的杏眼，上下打量著

她。

就她所知，這丫頭不是個能隨意與人親近的，要不是日積月累的相處，她是難以輕信人的，可偏偏她卻對柳九唯命是從，彷彿這個柳九便是以往的柳九。

「這……真要說的話，應該是因為她跟九姊的性情相近，而且又待我很好，所以就這樣了。」早知道就不要為了避開九姊追問而送五姊一程了，把自己搞得這麼累做什麼。

「性情相近？」柳堇沉吟了下。「確實是有些相似，尤其罵妳的口吻，我幾乎要以為是柳九再世了。」

「九姊是柳九沒錯呀。」她輕輕地暗示了下。

柳堇睨她一眼，搖了搖頭。「爹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，就算她跟柳九是同年同月，也不該讓她頂了柳九的排序，這不就等於抹滅了真正的柳九。」

柳荒聞言，笑嘻嘻地挽住她的手。「就知道五姊是將九姊擱在心上的。」

「哈，我將她擱在心上？是啊，要不是那天我沒帶鞭子，就開棺鞭屍了。」

「真是如此，九姊走了，五姊是這麼難過呀。」

柳堇瞪了她一眼。「妳是哪隻眼睛瞧見我難過？我是嫌她丟臉，我是笑她蠢，千防萬防卻防到那般下場……」說著，喉頭一緊，一把拉開柳荒。「不用妳送了，回去吧妳。」

「五姊，多和九姊相處吧，九姊……一直是九姊。」柳荒不戳破她泛紅的眼藏著悲傷，輕聲說著。

「再說吧。」話落，瀟灑離去。

柳荒看著柳堇離去的背影，無奈歎口氣，要是她能將實情告訴五姊就好了。是九姊沒和五姊親近相處，否則五姊定會看出端倪的。

回頭欲回主屋，然還未抬頭，便瞧見前方有雙黑色繡雲彩的靴，她驀地頓住，緩緩抬眼對上書生似笑非笑的俊顏。

「書生。」她怯懦笑著。

雖說不知他的底細，九姊和姊夫也未多作解釋，只說書生是為尋人而來，但光是看姊夫大陣仗的防他，就知道他絕不會是什麼好東西。

「十三姑娘的耳璫很特別。」書生掃過她耳垂下的紅玉耳璫。「怎麼只戴一邊？」柳荒下意識地撫著圓珠狀的紅玉耳璫。「因為只有一只。」

「是嗎？」書生沉吟了下，又問：「打哪來的？」

柳荒垂眼思索他的詢問之意，半晌才道：「是撿來的。」

「撿來的？在哪撿的？」

「在梅林縣的柳家宗祠撿的。」她如實道：「兩年前九姊去世後回葬柳家宗祠，我隨父親送九姊，在宗祠裡撿到的。」

她和書生向來無話交談，可她總感覺他的視線不知為何老是盯著她。

書生微眯起眼，尋思半刻才道：「十三姑娘撿到這耳璫時，可有何異狀？」

柳荒心底微詫卻沒彰顯在外，但老實沒有隱瞞地回答，「當時好像突然冒出一個男人，搶了我的糕餅。」

書生神情微動，問：「然後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後來我就沒再見過他了。」

他微閉著眼問：「他長得什麼樣子？」

這可問倒柳莞了，她並不如柳九那般擅畫，要談男人面貌……「可以說是個絕無僅有的美男子。」

當她第一次見到書生時，她便覺得書生和那個男人相像，相像的並非外貌，而是那股氣韻，一種非比尋常的氣質。

可要說他倆不是人……春末夏初的豔日下，他倒是站得直挺挺的。

書生聽完，勾唇笑得愉悅。「多謝了，十三姑娘。」

「書生客氣了。」她福了福身，見書生轉身走了，彷彿還哼著歌。

她這麼做對不對？九姊說他為尋人而來，但既然問起了她的耳璫，她當然就順著他的話試探，而她也沒撒謊，句句屬實，只不過兩年過去了，那個男人還在不在梅林縣，她就無法保證了。

唯一能保證的是一一他應該會離開一陣子，而至少這一陣子，九姊是安全的。

柳莞端著剛出爐的豌豆黃進房，就見柳九仍坐在案前看著醫書，不禁沒力地搖了搖頭。

「九姊，歇一會吧，書擱著沒人會給妳偷看，妳犯不著抱著書不放。」

柳九從書中抬眼。「十三，妳知道嗎，這些全都是御書房裡的珍藏，這本醫書是千年前一名叫華逸的皇族親自編寫的，是外頭找不著的，我還想偷偷謄寫呢。」

「我幫妳謄啊。」反正她閒著很。

她斟著五味茶，配著豌豆黃，擱到柳九面前。

「好啊，就這麼說定了。」柳九拿了塊豌豆黃吃下，那口感細膩，幾乎是入口即化，教不愛吃糕點的柳九都忍不住稱讚。「十三，妳這把好功夫，就算是擺到宮中也是一絕。」

這種細豌豆黃作工很繁複，別提豆沙要炒勻，那火候更得要掌握得巧，這道細活可是宮中御品，虧她也能學得精巧。

「嘿嘿，就是從宮中偷學來的。」柳莞笑得賊賊的，嘗了口豌豆黃，也忍不住覺得自己真是太有才了。

「一會送一些給長公主。」

「已經讓人送去了。」這點小事還不用九姊提點。柳莞呷了口五味茶後，狀似漫不經心地問：「要不要留一些給姊夫和書生？」

「妳姊夫不喜糕點，不用留，至於書生……」柳九頓了下，笑瞇了眼。「他說暫時離開京城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，不用替他留了。」

柳莞笑得甜甜的問：「九姊，書生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「他……」柳九臉上的笑意瞬地不見，像是思索著怎麼回應，突地聽見腳步聲，

一會便見春喜進屋來。

春喜是長公主身邊的大丫鬟，自從她嫁進威鎮侯府後，長公主便將春喜和秋喜送到她這兒伺候。

「夫人，這兒有張邀帖是給十三姑娘的。」

「給十三的？」柳九狐疑地接過手，看著上頭的帖子寫著「茶食館」，便將帖子遞給柳荒。「妳什麼時候和這家鋪子的人往來？」

「沒呀，我聽都沒聽過。這門食宴又是什麼？」柳荒瞧著帖子上頭寫著門食宴，邀請者則是茶食館掌櫃，一時也摸不著頭緒。

「我也沒聽過，這到底是什麼鋪子？」

一旁的春喜忍不住掩嘴低笑，瞬地，兩姊妹有志一同地看向她。春喜向來是很講究規矩的，對待她倆跟長公主沒兩樣，可如今，她倆被笑了。

「春喜，妳不會是笑我倆像個鄉巴佬吧？」柳九佯怒道。

春喜用力地抵住唇角。「不是的，奴婢不是那意思，奴婢笑是因為茶食館是約莫一年多前開張的，聽說裡頭的糕點種類眾多，而且口味新穎，擅長採用當季食材入味，在京城裡也算頗富盛名，而十三姑娘擅長做糕餅也愛吃，這段時日常在外頭走動，怎會不知道呢？」

柳荒撓了撓臉，笑得有些尷尬。「唉，沒注意那麼多。」她在外走動都走九姊規定的路線，哪能到處晃？況且一般大宅裡的庶女哪來的閒情逛街來著？她能踏出柳府，還是托九姊的福呢。

「不過，對方無緣無故怎會寄了邀帖給十三？」

春喜想了下。「奴婢猜想，會不會是已經有人知曉十三姑娘是千風樓的大廚，又嘗過了十三姑娘的手藝，所以才會特地遞帖邀請？既然是門食宴，許是想跟十三姑娘一較高下，又或者是當日會展出各種糕點讓與會者嘗嘗吧。」

柳荒一聽，隨即露出狗腿的笑。「九姊，讓我去瞧瞧吧。」

「不成，我得先打聽打聽這茶食館的老闆到底是誰。」柳九想也沒想就道：「上回攔妳的那個人，聽說是當今皇商尹家三爺，說不準這家茶食館的幕後老闆就是他，而這張帖子就是他拋出來的誘餌，引妳這傻子上門。」

「可奴婢聽人說茶食館的掌櫃是位小娘子，手藝確實是一絕，要不怎能在京裡佔得一席之地？」

「九姊，要不咱們一道去吧。」

「等我先查清楚再說。」

「那就趕緊查吧，距離門食宴只剩下五天的時間了。」

「妳這吃貨，早晚栽在這張嘴。」柳九毫不客氣地捏著她的小嘴。

「到時——」

「嗯？」兩人不約而同地看向春喜。

「不知道能不能讓奴婢跟著？」春喜滿臉懇切地問。

柳九不禁歎氣，原來府裡的吃貨不只十三一個。

第三章 夜闖侯府討吃食

當威鎮侯府的馬車來到茶食館附近時，便見茶食館外已是車水馬龍，幾輛馬車堵得水洩不通。

「想不到居然有這麼多人。」柳芫掀開車簾，難以置信地道。

「把車簾放下，十三。」柳九沒好氣地道。

「九姊，這般看來就可以確定這門食宴是真的，不是什麼誘餌。」

柳九忍不住歎氣了。「十三，妳怎麼會這麼天真這麼傻？」如果她要設圈套，當然得要有個光明正大的理由。

「……九姊太防人了。」柳芫囁嚅著。九姊什麼都好，就是防備心太強。

「是妳太不懂防備，不知道人心難測，況且茶食館的掌櫃即是皇商尹家的小娘子，怎麼想都覺得不對勁。」

「可是姊夫不是說了，尹三爺現下不在京城嗎？」正因為如此，她才央求姊夫去說服九姊，否則今日哪能成行。

「橫豎防著點才不會生事。」

她特地讓夫君去查探了尹家的事，知曉皇商本是尹家二爺，可尹二爺在兩年前失足墜馬後，丟了記憶，所以如今才是尹三爺掌家，天曉得尹三爺不在，那位尹二爺會不會來湊熱鬧？

要知道，尹家這對兄弟都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一個個都是為富不仁的混蛋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又等了一會，前頭的馬車一一駛遠了，威鎮侯府的馬車才能往茶食館的門口停靠，柳芫戴上了帷帽跟著柳九下車，而春喜則是隨侍一旁。

把邀帖交給了門口的小二，不過眨眼功夫便見裡頭有位俏娘子快步走來，朝她倆福了福身。

「想必兩位便是侯爺夫人和柳十三姑娘吧。」素娘微勾的眼不著痕跡地細細打量，依穿著和舉措猜測柳十三該是站在後頭那位。「奴家是茶食館的掌櫃，兩位可以喚奴家素娘。」

「掌櫃客氣了。」柳九噙著柔柔笑意說著。

「請往裡頭走，今兒個宴請了京中的名媛閨秀一起品嘗小店新做的糕點，待會兩位嘗完了，請務必告訴奴家該如何改進。」素娘邊說邊引著兩人入內。

兩人走進店內，跟著素娘從左側的通廊走到後院，才發覺這茶食館別有洞天，後院收整得相當詩情畫意，小徑兩側桃杏正盛開，通往前方的小橋流水，一座座的石亭錯落在流水之間。

「十三，要走好。」柳九如臨大敵地緊握住柳芫的手。

柳芫緊抵住笑意。「九姊也是。」

怕水的是九姊不是她好嗎。不過這溪水極淺，就算掉進溪裡，頂多及膝而已，九姊真是越發怕水了。

「請兩位先在這兒歇息，一會就會送上糕點茶水。」素娘帶著她倆進了一座石亭便先行退下。

石亭約莫能容納七八人，此刻裡頭已經坐了三位姑娘，一入內，三位姑娘便主動

攀談起來，柳九身為侯爺夫人只好硬著頭皮與她們交談，柳荒拿下帷帽後偶爾插上兩句話，或望向亭外和春喜低聲交談。

沒過多久，茶水糕點一一上桌，柳荒往桌面一瞧，直覺得其中有道糕餅和她拿手的醞醅糕有幾分相似。

她拾起一塊吃下，任由糕點在唇舌間由綿化細，在舌尖上反覆的咀嚼感受，輕皺了皺鼻頭。

看來是仿了她的醞醅糕，可惜只仿了皮仿不了骨，沒有她的獨門配方是不可能做出一模一樣的口味的。

不過千風樓開張以來，她只做過一次醞醅糕，而且只留了一碟的分量在酒樓裡，那小娘子不會那麼巧就嘗到了那一碟吧。

付了下，她沒習慣將心思擺在細處，轉而朝其他沒見過的糕餅下手，嘗了一口，教她不禁微眯起眼。

「十三姑娘，這道冷梅糕覺得如何呢？」

柳荒看向素娘，不禁笑道：「好特殊，這糕裡頭竟藏著無核的梅子呢，而這梅子釀得青脆，酸甜恰到好處，沒有一絲苦澀，真是好功夫。」

「十三姑娘客氣了，我嘗過十三姑娘的手藝，該鬆軟該綿密，那火候的掌握真不是普通的難，更難的是那醞醅糕，不管我怎麼試，我家爺兒都說只仿了皮仿不了骨，教我苦惱極了。」

柳荒愣了下，沒想到她家爺兒的舌頭這麼刁，和她的評價一模一樣。「呃……那個是因為……」她有些為難，因為九姊說了，那獨門祕方不可外傳，可是就算外傳了，也不可能做出相同的口味。

「十三姑娘別誤會，我不是真想仿十三姑娘的糕點，而是我家爺兒對醞醅糕情有獨鍾，所以才試做罷了，想藉這回端上桌和十三姑娘切磋技藝，往後也不會對外販賣這道醞醅糕的。」

說到切磋，柳荒雙眼就發亮了。她愛吃更愛琢磨技藝，更渴望有同好能與她切磋，可惜五姊不懂吃，九姊是隨意吃，就算她有時將繁瑣工法道出，姊姊們也只會摸摸她的頭說辛苦了。

可天曉得她才不是在埋怨，她只是很想有個人與她一樣懂吃愛吃，眼前就有這機會，教她怎能錯過。

「要是素娘不介意，咱們自然是可以聊的。」來吧，跟她聊，她迫不及待想傾盡所能地道出心得與工法。

「我不知道十三姑娘釀不釀酒？」

喔喔喔！果真是懂門道！「釀，我還自個兒做麴餅呢。」

素娘愣了下。「自個兒做麴餅？這不是太費功夫了？街上就有賣麴餅麴粉的。」

「素娘，妳如果釀過酒必定會知道，麴種不同，釀出的酒的風味就不同，可一般市面上找得到的麴種都沒有我要的風味，所以我便自個兒做，就好比……」話未盡，上茶的丫鬟走到她身旁時，不小心絆了腳，茶水就這麼往她身上一灑——素娘登時臉色蒼白，趕忙抽出手絹輕拭著她的衣裙。「這這……這該怎麼辦才

好？」

坐在石桌另一頭的柳九見狀，起身走來。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真是對不住，都怪丫鬟笨手笨腳地翻了茶水，真是太對不住了。」素娘忙陪不是，見她月牙白繡蓮的裙子有了大片汙漬，忙道：「要不到後院我的小屋裡換件裙子可好？」

「不用……」

柳九話到一半，柳芫隨即按住了她的手，噙笑道：「換件裙子也好，這也沒什麼，素娘可別責罰了丫鬟。」

她與素娘初相識，不知道素娘脾性如何，但這狀況要是發生在柳宅，茶水要是潑在她的嫡姊妹身上，那丫鬟可是會見不到明日的太陽的，要她於心何忍，因此忍不住緩頰道。

素娘聞言，不禁暗暗欣賞起柳芫的泱泱大度。「如果十三姑娘沒擱在心上，我自然是不會責罰丫鬟的，還請十三姑娘先跟我到後院吧，咱們還能一路上邊走邊聊。」

「也好。」柳芫應了聲，起身安撫著柳九。「九姊別擔心，我去去就來，妳待在這兒別亂跑。」

「誰讓妳自作主張……」

「九姊，大夥都在瞧這頭了，別引起注目，讓東主難為。」柳芫按住她的手輕聲說著，順便將春喜給招進亭內，讓春喜在裡頭陪著她。

柳九無奈，只好答允。

素娘鬆了口氣，忙道：「十三姑娘，往這兒走。」並叫另一個小丫鬟跟著她們。柳芫輕點著頭，跟著素娘從旁邊小徑往後院而去，一段路不算太長，過了一道拱門便是座小巧院落。

「十三姑娘真是對不住，初次見面就這般失禮，還請妳別放在心上。」素娘吩咐小丫鬟先去她房裡備好衣服。

「妳不用緊張，不過是樁小事，倒是我呢，很想尋個知己，聊點廚技聊點糕點。」她是打自內心渴望。

以往養在柳宅裡，沒有姊妹能與她分享她新做出一款糕點後的狂喜，姊妹們的舌頭也沒利到能嘗出糕點裡藏了什麼，總教她覺得遺憾。

「十三姑娘真是個好姑娘。」素娘由衷道。

可惜……被她家二爺看上了。

「我覺得素娘也很好。」她半是客氣半是認真地道，看起來像是漫不經心，但不代表她沒留意周圍。「素娘的房還未到嗎？」

都走上廊了，過了幾間房，可瞧素娘壓根沒打算停下腳步，目光有些閃爍地朝前張望。唉，九姊說防人之心不可無，她也沒真的傻到什麼都不防，只是會有點遺憾，想要尋個知己真的好難。

「呃……十三姑娘，我不想瞞妳，其實方才弄髒妳的衣裙是故意的……」素娘壓低嗓音說。

柳芫微揚起眉，意外她竟然吐實。「所以？」

瞧她壓根不意外，素娘反而意外。明明她瞧起來就像是涉世不深的小姑娘，唇角掛著憨甜的笑，像是一點防人之心皆無，沒想到她竟是將一切看在眼裡，如此深藏不露。

「就……我家爺兒想見妳。」

「妳的相公？」舌很利的那位？

「不是，是我家二爺，是……尹家二爺。」

柳芫隨即頓住腳步，想起柳九提過尹家兩個兄弟，不禁環顧四周，隔著一座園子，對面的長廊上有抹頗長身影，距離有點遠，她瞧不清楚，但是總覺得那人像是揚著笑，而那人的眉目像極了——

「十三！」

聽見柳九的喚聲，柳芫隨即回過頭，就見柳九和春喜找來了，尤其柳九的神情鐵青得很難看。

「九姊，怎麼來了？」她噙笑問，餘光偷偷打量對面，慶幸那人已不見蹤影。

「不是要換裙子，怎麼到現在還沒換？」柳九臉色不善地問著。

她實在不得不起疑，亭子裡那群姑娘家太纏人，纏得像是故意教她分不開身。柳芫眼光一瞄，見素娘垂著臉不語，她思緒一轉，纖指指著廊道邊的地，道：「方才跟素娘聊麵種聊得太開心，她說她在這兒釀了白酒，我剛剛本想要過去瞧瞧，摸摸那土的溫度，確定該不該將酒罈挪個位置，畢竟天候入夏了，溫度太高的話，酒會發酸的。」

素娘聞言，微詫抬眼，不敢相信她竟替自己解危。

柳九半信半疑地看著柳芫。「不是都只做些糕點來著，還需要釀酒？」

柳芫無奈地歎口氣。「九姊，有些糕點會以酒入味的，有的則是以酒釀，好比妳喜歡的醞醅糕裡頭就添了酒釀，跟妳說過好多次了，就知道妳每回都虛應我。」

柳九抵了抵嘴，低聲咕囁著。「誰知道吃點東西還要那麼多功夫。」

「素娘，那醞醅糕的最終祕方在於酒釀，妳仿不來我的味道，是因為那酒釀裡添加的麵種是我自個兒做的，市面上是買不到的。」柳芫為求取信於柳九，很自然地跟素娘聊起麵種。

素娘回過神，忙道：「難怪呀，那風味確實是不同，從麵種到酒釀得費多少功夫？難怪我家爺兒上千風樓想解饞，卻怎麼也嘗不到，扼腕極了。」

柳九聽兩人交談挺像回事，彷彿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不過——「糕點得要自個兒研究，一味仿人還有什麼樂趣？我家十三說了，廚技在口，與其仿，倒不如先養刁自個兒的嘴，就能做出與眾不同的糕點。」

「九姊，原來我說的話，妳有聽進耳裡……」柳芫感動不已地道。

「妳成天喳喳呼著，想不記得都難。」柳九啞著嘴一把拉住她，看向素娘。「天候看起來不好，我倆就先告辭了。」

「我送二位。」

「不用。」

「九姊，素娘不是要仿我的醞醠糕買賣，她只是要做給家人嘗的，今日端出來只是想跟我切磋而已，妳別誤會人家。」柳荒挽著她的手不住地解釋。

至於柳九回了柳十三什麼，已經遠得教素娘聽不清，素娘垂眼思索了下，穿過園子朝對面的房舍而去，打開其中一道門，尹安義就坐在榻上。

「二爺，我沒能將十三姑娘引進這兒。」素娘垂著臉道。

說來，她真搞不清楚二爺到底在想什麼。當年為了能一嘗她的手藝，不惜要洪臨娶她，如今看上了柳十三的手藝，竟企圖壞她清白，藉此迎娶她……那是威鎮侯的姨妹子，壞了她的清白，可不是嫁娶就能弭平的事。

「無妨。」尹安義勾出和煦的笑。

「……二爺看起來心情很好？」真是怪了，她明明沒把事辦成。

「嗯，還不錯。」他笑眯了眼，擺擺手，示意她可以退下了。

要他怎能心情不好，是她呀，真的是她。

兩年過去了，果真是出落得越發清麗，就連手藝也是更上層樓，哪怕今日無法與她一會，但只要確定是她，想碰頭，還難嗎？